在日本洗澡

余 平

域外漫筆

我的家鄉在安徽宣城農村，前幾天我回老家探親，時逢歲末，一到家父親就在廚房的灶台上支起一口大鐵鍋，再往鍋裡倒幾桶水，鍋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適當以後我便跳進鍋裡痛痛快快洗了個澡。歲末洗「澡鍋」是家鄉的風俗，家鄉人也稱之爲洗「年澡」，對漂泊在外的遊子來說，回家鄉洗年澡意味着洗去一年的不順、煩惱、勞累，清清爽爽迎接新年。洗年澡不是家鄉獨有的風俗，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洗年澡的習俗。

去年我到日本旅遊時正好趕上元旦，日本人稱元旦爲「正日」，從元月一日到元月三日這三天爲「三賀日」。

我們旅遊團住在上野的一家小旅館裡，上野位於東京都台東區，讀過魯迅的《籐野先生》的人可能都記得這句話「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卻也像緋紅的雲」。「三賀日」幾乎所有的商店都停止了營業，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李君告訴我，日本人有洗年澡的習俗，在元旦期間只有一個地方最熱鬧，那就是澡堂子。日本民間認爲在新年時去洗一次年澡，可以去除晦氣，給新的一年帶來好運。

爲了體驗一下日本的這種民俗，我來到上野車站附近的一家澡堂，澡堂的停車場果然停滿了各式各樣的小轎車。在新年裡澡堂大門口還拉起了一條草繩，被稱爲「注連繩」，有驅邪的意思。玻璃窗上貼着象徵長壽的鶴、龜等紙貼，意在祈禱平安。

排了半小時隊我才買好門票，進入澡堂，左邊是女賓室，右邊是男賓室。走進男賓室，裡面的暖氣開得很大，沒幾分鐘我的汗就冒出來了。我連忙拿出買門票時服務員給的鑰匙，按照編號打開相應的櫃門，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脫了塞進櫃子裡。

光着身子走進浴室，眼前就是一個大浴池，我想都沒想就跳了進去，打算把身子泡暖和再沖淋浴。可我剛下去就感覺到浴池裡幾位浴者異樣的眼光，一位工作人員走過來嘰裡呱啦說了半天，後來又加上比劃，我總算明白原來是我洗浴的次序顛倒了，在日本是先用淋浴把身子洗乾淨，才能泡浴池。我感到有些不安，連忙從浴池裡上來，找了個淋浴沖了起來。淋浴是節水型的，只要你的身子偏離了淋浴頭，水就自動停了，這對於我這個沖淋浴時不喜歡原地打轉的人來說還眞不習慣。淋浴的水溫可以手動調節，具體溫度的數值能夠數碼顯示出來。看到周圍日本人都把水溫調得很高，我也入鄉隨俗，把水溫調高了不少，洗着洗着就覺得皮膚燙得發痛，到後來實在受不了了，我於是也像那些前胸後背被燙得通紅的日本人一樣，叫喊着跳進了浴池。浴池的水溫比較低，跳進去後，就在這一熱一冷間，整個人頓覺舒爽無比，彷彿一身的晦氣就此一掃而光，眞是愜意極了。

鹿橋和他的書

許定銘

醉書亭

出生於北平的福建閩侯人鹿橋（一九一九至二〇〇二）原名吳訥孫，一九四二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得獎學金入耶魯大學轉修美術史，並於一九五四年得藝術史博士，後任敎於各著名大學多年。鹿橋在西南聯大就讀時，已熱愛寫作，一九四〇年參加上海《西風》雜誌的徵文比賽，以《我的妻子》奪第八名，排名遠超得第十二名的林適存和第十三名的張愛玲。

這刺激起他開始執筆寫擲地有聲的巨著《未央歌》，這本數十萬言，以西南聯大學生作背景的長篇小說，一九四五年在耶魯就讀時完稿，但要等到一九五九年才能在香港人生出版社初版，一九六七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刊行後廣爲人知，自此印行數十版，長居中文小說暢銷書前列數十年。其後他又出版了小說《人子》（台灣遠景，一九七四）、散文集《懺情書》（台灣遠景，一九七五）和《市廛居》（台灣時報，一九九八）。

《懺情書》收的是他在昆明時期寫的日記、小說和雜寫，但《市廛居》卻是他在美國寄居數十年的生活雜記，可了解鹿橋去國多年的心境。全書近二十萬字，收《市廛居》、《利涉大川》和《人物憶往》三輯共三十多篇雜文。最值得一提的是回憶張愛玲的《委屈、冤枉，追慰一代才女張愛玲》，以同代人的視角寫張愛玲，頗值得張迷們參考。

父親賽過哲學家

言止善

燈下集

周國平這位作家有點特別，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研究員，大衆常能讀到的他的作品，那都屬於他的「業餘」創作。

我讀他的第一本書就是《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這個書名，有兩重意思：一是尼采卒於一九〇〇年，二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來介紹尼采。那之前，我一直認爲尼采是個負面人物，他是希特勒推崇的人，應當屬「反動的哲學家」。周國平知道書的讀者裡有相當多的人如我一樣無知，便在書的扉頁上寫上了一句話：「本書獻給不願意根據名聲和輿論去評判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人們」。

讀完這本書，我才知道，尼采，這個被說成是殺死了上帝的人，並不是傳說中的那個惡魔，而是一個眞實的人，是一個熱愛人生，帶着淚和笑感受和思索人生的人。尼采認爲，哲學不是他的職業，也不是他的業餘愛好，而是他的整個生命，哲學與人生不可須臾分離，探索人生的意義是哲學的唯一使命。《尼采》一書在一九八六年初版，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次印刷時，印數已超過十四萬。在該書的結束語裡，周國平寫道：「走在尼采的方向上尋求着人生意義的西方思想家，爲什麼他們的一切尋求最後都以內心爲歸宿呢？朋友，讓我們各自沉思這個問題，暫時分手吧。」這可不是一句客套話，爾後，周國平不斷地把他的思考心得拿出來與人分享，其中，不能不提他寫的關於兩個女兒的兩本書。

《妞妞——一個父親的雜記》是第一個女兒的故事。妞妞出生後不久就被診斷爲患有「多發性視網膜細胞瘤」這種絕症，她在世上只度過了一年半的時光。這個不幸的孩子得到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愛，至情至性的周國平寫了他和妻子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撫育女兒時愛哀交加的心境以及搖籃邊的思考。這次大難沒有嚇倒周國平，他發誓：「寧可做平庸的父親，不做傑出的哲學家。」

《寶貝，寶貝》是妞妞的妹妹——啾啾的故事。書名中的兩個「寶貝」所指是不同的，作者在序言裡有說明：「寶貝，寶貝，我的女兒，我的生命中的時光。」啾啾和妞妞不一樣，是個健康的孩子，所以雖然兩部作品的核心都是親情，親子之情，對小生命的愛都很強烈，但前一部是親情和苦難交織，充滿着悲哀，而後一部更多的是喜悅、健康和歡樂。周國平說：「我也許命中該做父親，比做什麼都心甘情願，絕對不會厭煩。我想不出，在人生中，還有什麼比養兒育女更有吸引力，更能使人身不由己地沉醉其中。」

父親只是一個家庭角色，一個對家庭缺乏理解從而少了誠摯的男人恐怕是難得成爲一個好父親的。有一次，廣州《希望》雜誌要周國平回答「什麼是好男人」這個問題。周的答案是：「在現實中，所謂成功的男人並不稀少，難覓的是在成功之後仍不變壞的男人。」「如果一個男人在成功之後仍不變壞，仍然保持着感情上的認眞和兩性關係中的責任感，我覺得與他密切相關的女子就可以承認他是一個好男人了。」

在另一篇名爲《記住回家的路》的散文裡，周國平寫道：「你不妨在世界上闖蕩，去建功立業，去探險獵奇，去覓情求愛，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記回家的路，這個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靈世界。」原來，周國平就是一個把心靈、家和哲學融爲一體的寫作者。萬千渴望回家的讀者，眞切地喜歡這種坦誠、靈動、直達心扉的哲學。

香積寺隨想

樓達人

文化經緯

杭州大兜路東面復建的香積寺落成開放了。

香積寺始建於北宋，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它原名興福寺。跟峨嵋金頂華藏寺主供普賢菩薩、舟山普陀普濟寺主供觀音菩薩等專業寺廟一樣，香積寺供奉的主佛是大聖緊那羅王監齋菩薩。傳說這位監齋菩薩在紅巾軍圍攻少林寺時曾化爲少林寺香積廚的伙頭和尚，手持撥火棍擊退了圍軍。因此後來宋眞宗賜名香積寺，不僅是爲了名實相符，也是爲了彰顯他對佛國勤勞勇敢的下層菩薩的尊重。蓋香積寺者，亦即寺廟伙房之謂也。香積寺把伙夫頭兒作爲主佛來供奉，這在我國專業寺廟中還是個創舉。

杭州過去也是個佛文化發達的城市。抗日戰爭前，著名的寺廟如靈隱寺、昭慶寺、淨慈寺、法喜寺、虎跑寺等都在城西；香積寺、潮鳴寺、海潮寺等則在城東；只有華藏寺在城內。但都年久失修，有的已名存實亡。新中國成立前後，跟百年前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倡導利用祠堂寺廟做校舍發展敎育一樣，不少寺廟被因陋就簡利用爲部隊駐地。至於舟山前線更不用說了。但正因此，不少寺廟名刹得以保存下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沒被毀壞。譬如筆者蝸居的華藏寺巷的華藏寺，原是享譽東南的大寺，就因爲沒有駐部隊，先是做小學校舍，後來終因木材、地皮緊缺被一些部門聯合拆除建爲宿舍瓜分了。前人云：「世上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佔多。」說實話，佛敎徒們披荊斬棘辛勤開發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名刹景觀，灰飛煙滅於一旦，是很令人扼腕的。

在寺廟裡，伙房叫香積廚，食堂叫齋堂。齋堂是個重要的修禪場所。出家人到齋堂用膳叫過堂。它有嚴格的規矩與威儀。用齋時，住持亦即方丈坐於堂中法座，僧衆聽到齋堂外走廊上木魚和雲板的敲擊聲後才可魚貫入堂，分兩邊坐在住持下首用齋。用齋時不只不許講話，碗筷不許出聲，連拿飯取菜添食加湯等都有嚴格法式。而且進食時一定要想到食物來之不易，珍惜飯菜，感謝施主的捨予；一定要反省今天自己思想行爲有無過錯；一定要防止產生貪戀美食的惡念；一定要想到飯食只是一種維持生命的藥，自己是爲了修禪而用齋等等。這正如《智度論》所戒，過堂（意即經過齋堂亦即吃齋）時必須「思惟此食，因墾植、耘除、收穫、舂磨、淘汰、炊煮而成，用功甚多。計一鉢之食，農夫工人流汗合集，食少許多，入咽變惡，我若貪心，當墮地獄」。所以，凡高僧大德都十分珍惜糧食。著名的弘一法師食粥後常以舌舔碗，且嚴守律宗過午不再食的戒律，其旨便在愛惜一飯一粥，不貪戀物質享受。

我國一向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珍惜糧食尊敬農民勞作的優良文化傳統。爲了監督齋堂各項制度的執行，佛國便派大聖緊那羅王爲監齋菩薩。筆者以爲這一分派非常恰當。因爲大聖緊那羅王既然義務負責製作供應僧衆飯菜，當然有權監督僧衆用齋時的不貪食浪費，就像今天國家由勞動者即納稅人監督政府一樣。這種監督是最有力的直接監督。這種機制決不會產生監守自盜、官官相護等腐敗現象。因此筆者以爲，新建的香積寺不但可以顧名思義主推素齋文化，而且也可做示範基地，敎育一些不珍惜糧食的青少年們如何繼承與弘揚包括佛文化在內的優良文化傳統。譬如就餐時不講話，不在街道等大庭廣衆中邊走邊吃，不浪費飯菜，不挑肥揀瘦，不使碗筷和咀嚼乃至吞嚥發出聲響等等。因爲這不僅是講衛生，更是講禮儀，講文明。

現當代我國佛學研究成果卓著的大師，北京有個湯用彤，他與陳寅恪、吳宓同爲哈佛三傑；杭州有個馬一浮，他也是遊學歐美和東洋回來精通多種語言著述等身的大家，跟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譽爲新儒學三聖。馬一浮不僅通讀「三藏十二部」，以自己的身體力行影響了李叔同及其弟子豐子愷、劉質平等信佛，使李叔同出家成了律宗高僧弘一法師，豐子愷、劉質平等做了居士，還跟靈隱寺、虎跑寺、海潮寺等住持結交。當年香積寺住持肇安法師也是時常和他談佛論道、做詩唱和、並一起發起組織般若學會的方外友人。只是這些佛學哲人和高僧大德都早已遷化，如今只剩下了西湖蘇堤南端蔣莊的馬一浮紀念館和湖墅大兜路東面後建的香積寺。要是他們今天還在，看到和諧世界從心開始等主題的佛敎論壇一次再次的在杭州在台北舉辦，看到杭州永福寺、香積寺等寺廟一個又一個的重新修復開光，他們會多高興啊！

香積寺是通過京杭大運河進入杭州的第一座寺廟。過去這裡香客雲集佛事繁忙，特別在蠶寶寶生長季節，蘇南和浙北蠶鄉的善男信女搖着船來進香祈求豐收時，寺前運河裡人來船往眞是水泄不通。杭州城北香積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儘管今天交通發達了，但你如果去遊香積寺，仍可領略到唐詩《楓橋夜泊》張繼筆下的文化情懷，更可一睹品質杭州的繁榮昌盛！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西湖撫琴聽雨亭（網上圖片）

饅頭、包子及其他

艾 京

飲食男女

中國人兩大主食，南方以稻米爲主，吃米飯，而大部分北方人則以大麥爲主，吃饅頭。饅頭在有些地方叫饅首、饃。饃實際上是麵食製品的統稱，其中包括饅頭、燒餅、新疆饢及火燒之類。我記得第一次吃饅頭是考上燕京大學那一陣子，之前在海外，通過一些文藝作品也理性地知道饅頭是中國北方居民的主食，回國後在學生食堂對饅頭才產生感性的認識初嘗吃饅頭的滋味。對我們這些吃大米飯長大的海外遊子來說，吃饅頭乃是一件苦事，又乾又澀，難以下嚥。那時學生食堂擺了兩籮筐，一個是盛白米飯的，另一個籮筐就是饅頭了。大部分北方同學奔盛饅頭的籮筐，抓起饅頭先啃一口，而南方來的同學卻直奔盛米飯的籮筐。後來饅頭吃多了，也很快便適應了。

由於地理氣候的原因，華北大平原及東北一帶盛產大麥，而江南一帶則種水稻盛產大米，也就天經地義地造成北方居民與南方居民飲食習慣的差異。北方同學說一天不吃饅頭就像沒吃東西似的，而南方同學則說，一天不吃一口米飯就餓得慌。

北方老百姓吃饅頭的歷史悠久。從歷史上看，在魏晉時，人們還不懂得吃饅頭，而漢代前，麵食的花樣也不多，到了東漢才出現饅頭之類的食品，那時不叫饅頭，而叫蒸餅。《晉書·何曾傳》有這樣的記載，說何曾這個人嘴特刁：「蒸餅上不坼（與「尺」同音，即裂開）作十字不食。」顯然那時的人已懂得發酵的麵點技術，因爲也只有發酵透的麵糰才能坼出十字來，這種坼出十字的饅頭今天就叫開花饅頭。蕭子顯在《齊書」裡進一步闡明說，西晉永平九年（約公元二九九年），規定太廟祭祀時的祭品需用「麵起餅」。後來宋朝程大昌在《演繁錄》一書中，對「麵起餅」有這樣的解釋：「入酵麵中，令鬆鬆然也。」由此可見，當年「入酵麵中」的祭品，就是今天北方人吃的饅頭。到了今天，北方人和麵蒸饅頭時刻意揪出一小麵糰，作爲日後和麵發酵用，這小麵糰就叫「麵起子」。

無獨有偶，外國考古學家在古埃及原始部落的遺址中，意外地發現麵包的古化石，這一發現說明，那時古埃及人也已懂得「令鬆鬆然」的「入酵麵中」的製麵食技術。這些偶然的發現證明，發酵麵點的發明是飲食文化史上一場劃時代的革命，從而改變了人們只懂得吃死麵餅的習慣。不少中國古籍，如晉人的《餅賦》便列舉了麵點的製作方法，其中也包括了經過發酵的各類麵點的製作方法。

中國名點包子應該說是比饅頭稍晚出現的另類麵點，約在三國時期，它是饅頭的副產品。內無餡。周作人在一篇論及饅頭的短文這樣寫道：「南方人到北京來，叫人去買幾個肉饅頭，這變成了難問題了，北方稱有餡的爲包子，饅頭乃是實心的……」而從歷史上來看，饅頭與包子並沒有不同的叫法，一律叫饅頭。三國時期，諸葛亮征服孟獲時用麵糰包上牛羊肉及豬肉，來代替人頭作爲祭品，這應該說是包子的由來。《餅賦》中提到，說是初春的宴會上「宜設曼頭」，這「曼頭」即今的饅頭、包子之類的麵食。南宋耐得翁所撰《都城紀勝》，更具體地描述了當時成行成市的包子舖。

中國是包子美點的故鄉，有甜有鹹，種類不勝枚舉，就拿天津狗不理包子來說，以季節的變化來摻和肉餡肥瘦的比例是它的特點。狗不理包子不僅名滿天下，而且以急凍的現代化技術遠銷日本。其他如，南北皆有的豆沙包、粵式叉燒包及奶皇包、南翔小籠包、揚州三丁包、滬式蟹黃包、開封灌湯包子，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中國的包子文化今後必將更加發揚光大。

紅薯煮粉絲

陳文育

人生在線

最好是紅心紅薯，去皮切塊，放少許鹽炒幾下，然後與粉乾（絲）共煮，熟後加油、味精等佐料，不加佐料也可，即成一份香滑可口、營養豐富且作價低廉的佳餚。大凡經歷過貧窮歲月的浙南鄉親都嘗過這道佳餚。

那是個粗茶淡飯的年代，物資匱乏，慾望低迷，有人在塡飽肚子以後，就琢磨如何把歲月折騰出繭子來。但人們的本能卻在貧窮的磨練中滋長出平凡而實惠的智慧。紅薯煮粉乾（絲）就屬於這類貧窮智慧的產物。它符合就地取材、價廉物美、營養豐富、口感獨特等諸多要求。又如在燒紅薯時加幾片甘草，熟透的紅薯熱乎乎、香噴噴，甜滋滋。那時，馬路上到處可見賣紅薯的小灶小攤。

我們不妨作個比較。著名的東坡肉，油而不膩、香滑美味，可解讀書人心頭的酸和口中的饞，屬於士大夫的智慧產物。這道菜畢竟是肉做的，不是宋朝百姓能天天消費得起。而這些年來在內地大行其道的肯德基、漢堡包之類的食品，當屬生意人的把戲，不足掛齒。至於鮑翅生猛，可與紙醉金迷爲伍，曲高和寡，更違動物保護主義的基本理念，不必提它。還是談談貧窮的智慧更有深度。跑步、登山、游泳，屬於窮人的體育，不用昂貴的體育設施，只與青山綠水爲伴，健體娛樂，目的單純樸實。不像富裕後就砸錢換金牌，雖有鼓氣作用，但離愉悅身心、健康體魄的初衷遠矣！按說足球是最鼓氣的項目，卻無論砸多少金也白搭。

現在的中年人很少不懷念少年時代那些不花錢的遊戲的，如擺弄泥巴手槍、鬥蟋蟀、抓蝴蝶等，雖沒有電腦那麼高的技術含量，但親近大自然、親近小生命的原始狀態，實際上也是人類一種最無意識、最單純且充滿童趣的回歸衝動。

可見，貧窮的智慧大都離目標更近。錢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更不是唯一辦法。

回到吃這個話題。吃有三種：充飢活命；吃飽；吃爽玩命。紅薯煮粉乾（絲）介於吃飽和吃爽之間，科學廉價，智慧中庸，那美味着實讓我默默驚訝家鄉純樸本眞的傳統。這貧窮的智慧來不得半點虛假和作秀。它不能粉飾紙醉金迷，卻能使蒼白的心靈平添幾抹可有可無的色彩。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周圍，活躍着無數貧窮的智慧，省錢、目標明確、手法簡單，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一目瞭然，但最高深的數學也由此起步，小覷不得！如你沒吃過，煮碗吃吃。

路過張自忠故居

海 納

人與事

有一天，從北京的府右街南行，忽見路邊一個大門口的牌子上寫着：「張自忠小學」。走近一看，牆上有一提示牌，此處原爲張自忠故居，現爲張自忠小學。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於二〇〇一年一月確定這裡爲愛國主義敎育基地。

既爲愛國主義敎育基地，何不進去接受一下愛國主義敎育？但門口的保安把我攔住了，他說：「現在學生正在上課，外人不能進校參觀。要想看，就得到周六或周日。」

周六下午，我如期而至。看門的是一個老頭，我說明來意以後，他雖然不太情願，但還是放我進去了。

穿過一個夾道，後邊就是張自忠曾經住過的院落。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樹立在院中的一塊漢白玉的張自忠將軍紀念碑。碑高約一點五米，爲張自忠小學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所立。碑文這樣寫的：「此處是張自忠將軍故居，抗日戰爭勝利後，改爲張自忠小學。爲紀念這位捐軀在抗戰前線的民族英雄，激勵青少年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特立碑紀念。」碑的另一面，刻着周恩來和馮玉祥的輓詞。周恩來的悼詞是：「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眞可爲我國抗戰軍人之魂。」馮玉祥的悼詞是：「抗戰以來以兵團長兼集團軍總司令，親率部隊，衝殺敵人，受傷不退，力戰身殉者，此爲第一人。」

張自忠是山東臨清人，生於一八九一年。一九一一年考入天津法政學堂，一九一四年從軍，曾先後任西北軍團、旅、師長，開封軍官學校校長。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犯長城，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張自忠率三十八師在喜峰口、羅文峪大敗日軍。七七事變後，他又化裝出走後方，任五十九軍軍長，在臨沂、台兒莊戰役中功勳卓著。後升爲三十三集團軍司令，轉戰鄂西、豫南等地。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湖北宜城、襄河一線截擊日軍主力，身陷重圍，壯烈犧牲。

北京這所張自忠故居，位於西城區府右街丙二十七號，原爲西椅子胡同十五號。這裡原是北洋軍閥總統府侍衛長徐邦杰的房產，張自忠於一九三四年購得此宅，並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此居住。故居正院有北房七間，灰頂，木板地。正中兩間，東內一間是將軍夫人李敏慧的卧室，穿過內一間，是張將軍的卧室。張將軍卧室十分簡單，只有一張雙人軟床、一對沙發和一個小衣櫃，東西兩院，共有五棵古槐，長得都枝繁葉茂。西邊的跨院，還有一尊張自忠的半身雕像，爲作者李象群二〇〇八年五月捐贈。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自忠將軍的侄女張廉瑜遵其遺囑，於一九四八年春開辦了張自忠小學。開始租用東四五條一所院落，規模甚小，暑假遷入張將軍故居。有小學一到六年級並有兩個初中班，遂名「北平市私立自忠學校」。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後，自忠學校受市政府人事處領導，取消初中班，招收了大批幹部子弟的住宿生。校長爲張廉雲，係張自忠將軍之女。此後張自忠小學幾經易名，直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市人大提出的議案，批准恢復現名：北京市張自忠小學。

歷史忘不了民族英雄。相信每一個從此路過的人，看到張自忠的英名，都會發出由衷的敬仰。